



欧文·华莱士

布莱尔妇女秘闻 美国已婚妇女调查

IRVING WALLACE
CHAPMAN REPOR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美国小说丛书

布莱尔妇女秘闻

——美国已婚女性调查

〔美〕欧文·华莱士 著

依江 春水 译

IRVING WALLACE
CHAPMAN REPORT

Simon & Schuster edition Published 1966

责任编辑 晓 白
责任校对 李 健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张汉林

当代美国小说丛书
布 莱 尔 妇 女 秘 闻
——美国已婚女性调查

欧文·华莱士 著
依江 春水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兵 卒 吉 庄 经 销
太 阳 宫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插页 264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 000册

ISBN 7-5004-0619-3/I·70 定价：4.20元

封

译 本 序

白 桦

欧文·华莱士，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和电影编剧。他以生动的文学形式描写各类社会轶闻而著称，是西方社会问题纪实小说创作倾向的代表性人物。他在这一方面的呕心沥血之作《布莱尔妇女秘闻——美国已婚女性调查》等作品，在美国乃至西方社会都赢得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大都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布莱尔妇女秘闻——美国已婚女性调查》，是欧文·华莱士创作于1960年的一部长篇纪实体小说。作品围绕着一项“美国已婚妇女性生活调查”展开情节，通过一个个安份的和不安份的女性的性爱际遇，向人们真切展示了发生在洛杉矶富人区布莱尔的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小说中的查普曼博士，原是一位生物学家，后改行专门致力于研究当代人的种种性行为模式及其后果。他继发表《美国单身汉之性研究》之后，又就“美国已婚妇女性生活”问题进行调查与研究，洛杉矶的布莱尔便是他从事此项调查的最后一站。查普曼博士等人所进行的冷冰冰的性、史性事调查，面对

的却是活生生的性情各异的女性，这种包孕着科学与欲情、理性与感性等多重不相谐调因素的交相碰撞，使相互双方逐渐乱了方寸，引出了一系列出人意外而又真实可信的生活故事。布莱尔的妇女们在一系列不容含糊的问题的调查与追问中，被迫清理着自己的想法，认识着自己的心性，她们或者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性爱生活的随遇而安，或者更分明地察觉到自己性爱生活的枯燥无味，从而都在原有的基点上明晰了自己原本朦胧的意向，确定了自己新的生活追求。而查普曼博士的性调查小组的两个成员凯士和保罗，也分别为各有风韵的莎拉和凯琳的坦诉心曲所引动，从而背离了性调查的既定目的而陷入了常态和变态的性爱漩涡。自从出现了查普曼，人们的内心骚动和彼此碰撞更加表象化、激烈化，貌似清静的布莱尔一切都紊乱了。

凯琳、珞美、汉德丽、白淑娜、莎拉等女性的性爱生活的变异，既是以查普曼博士的“性生活调查”为契机的，又以各自的活泼不羁证明了所谓纯科学的“性生活调查”的明显缺陷。查普曼的调查的致命弊端，也许是他的老对手钟维特博士看得最为透彻：从手段到目的都过分看重生物意义的性欲，忽视与性密不可分并对人更有意义的情爱。事情正如钟维特博士对保罗所说的那样，“你们所有的图表、统计完全奉献给了生理行为：数量、频率、多少次、多频繁，然而这些并无法告诉一个女人什么是爱，什么是幸福，你们把性和怜爱、热情、温柔和给予都分开了。”与查普曼的这种生理学角度的性

研究不同，钟维特显然推崇心理学角度的性研究倾向。作品在这里，向人们摊开了性问题研究中两大不同派别的基本倾向与相互对峙，也启迪人们由此思索现实生活中与此相类似的现象与问题。

正是为了表现性在不同人那里的表现和追求方式，本书中不加避讳地描写了一些做爱场面，比较细切者即有：汉德丽出于新奇与球员做爱结果受到粗暴对待，珞美因无聊去勾引狄华反遭狄华一伙人的轮奸，凯琳与保罗因互相倾慕而做爱并改变了自己的性冷淡等。这里不难看出，前两者不过是追求生物意义上的性发泄，因而反置自己于事与愿违的窘境，后者则因在性活动中追求灵肉和谐而使双方身心获益。此几例性描写，对于本书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游戏笔墨和多余文字，它显然对说明本书的题旨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心的读着从这些描写中，都不难发现它由不同的内涵所体现的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不同的性追求，以及作者想要告诉人们性的活动应更多地摆脱动物性的一面而走向更高层次的“人化”的意向。

欧文·华莱士的这部作品，不仅大胆撩开美国上流社会女性生活的纱幕，显露出其真实而繁复的本相以及自己对于性问题的深入思考，而且以精到的结构、巧妙的情节和细切的描写，使纪实性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较强的可读性，使读者经由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生动鲜明的形象而品味其中所深孕的人生意蕴。

直面社会现实问题而又讲求艺术表达形式，并

在创作中努力揉哲理化与形象化于一体，熔真实性与戏剧性于一炉，是欧文·华莱士这部作品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正是基于艺术地纪实这一点，我以为把此书介绍给我国读者是值得的。在目前社会问题纪实文学持续兴盛的文学阅读趋向中，读一读在西方文坛颇富盛名而又确有特点的《布莱尔妇女秘闻——美国已婚女性调查》，对于我国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来说，也许在消遣性之外，还能得到别的一些有益的东西。

1989年3月10日

1

上午八点五十分，一辆大旅游客车匆匆掠过日落大道，驶向洛杉矶的郊区布莱尔。车上的导游将喇叭凑到嘴边，有气无力地说：“各位女士先生，现在经过的是布莱尔区……”

这里的高级住宅并未引起旅客们更多的注意，因为在二十分钟前，他们刚刚见过比华利山庄的明星别墅。

许多旅客趁此机会点燃香烟或与邻座聊天，一边期待着更为壮观的太平洋和马里布海岸新生地。可车上有几位脸看上去很年轻，但双鬓却已斑白的妇女，却凝视着窗外那一幢幢高雅舒适的住宅，心里幻想着如果自己若是这里的居民该是一番什么情景。

几十年来，每天都有很多旅游客车经过洛杉矶的布莱尔区。参观过这儿的人都会感受到一种僻静安宁的气氛。布莱尔在洛杉矶的地位就好比芝加哥的森林湖或纽约南面的高级住宅区。

这一带地势开阔，所以住宅都是农场式平房建筑。每家每户不仅庭院宽敞，还远离嘈杂的交通要道，而且房舍四周都长满了浓密茂绿的灌木。

除了在几条小街道旁耸立着几幢白领阶级居住的公寓大厦外，沿着林荫大道散布的都是归房主自己所有的小洋房，他们的年收入大都在两万到十万美元之间。因为布莱尔的居

民多半是年轻人和中年人，所以其中几乎没有在事业上飞黄腾达的大人物。这里的居民尽管思想比较开放自由，但他们严谨保守的外表，却足以吓跑想在这儿制造些新鲜花样的冒险家。电影公司的人士宁可到比华利山去找题材，电视台则对大都市更有兴趣。

据当地经营地产生意的人估计，布莱尔区共有一万四千多人。他们的职业各不相同：服装店老板、工程师、心理医生、建筑师、研究分析人员、作家、旅馆老板、大学教授、广告商、艺术工作者、律师、会计、银行家和牙科医生。

从事这些职业的都是男人，当他们每天早上出门工作后，整个布莱尔就成了女人的世界。

每天路过这儿的游客大部分都是妇女，她们以嫉妒的目光透过车窗打量着布莱尔街市上的妇女。车窗外的街景中，不时出现一个穿着紧身裤的金发女郎，驾着敞篷轿车，悠闲自得地从大道上驶过；要不就是一位风姿绰约、衣着华贵的妇女站在自家院前的台阶上和园丁闲聊；偶尔也能见到身着白色网球装的夫人，在私人球场上奔跑跳跃；或是一位头扎红丝巾的女士，开着林肯大陆型轿车，在商业区里兜圈子。

至于旅游客车上所不能见到的，车上的女士们则会根据自己的想像力去推测，她们心里的猜测，比实际发生的还要生动：早晨，布莱尔的主妇，把孩子送上校车后，就开始享用女仆准备的早餐，一边翻阅时装杂志。中午穿着进口的毛衣与长裙在林荫大道旁和名流共进午餐。下午，她们去服装店浏览一番，或是上美容院，要不就是去参加花园茶会。晚上若不是和丈夫或朋友们在棕榈温泉逗留，就是到城里去看

电影、欣赏歌剧或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偶尔，她们也可能在家里摆上一桌可口的晚餐，穿着中国的丝绸伞装，招待朋友们。她们会热切地亲吻男宾，而冷淡地和女友握手。她们喝着酒，在柔和的音乐中，和朋友们说些黄色笑话，然后夸张地放声大笑。

这就是那些女士们所想象的画面。其实，她们的想象和实际上发生的真差不多。

然而，还有更多的内容隐藏在那些花梢的桌布、贴身的长裤、豪华轿车及修剪整齐的木篱之后。那些路过此地的观光客人只能见到，呈现在生活表层的安逸和舒适。实际上，居住在此地的一万四千人的烦恼和他们的快乐一样多。

这里的气氛有如共济会仪式一般神秘。对于大多数已婚妇女来说，这里的生活是十分单调的。尽管物质生活极为充实，可人们心里却常常潜伏着某种不安——一种不愿在公共场合流露的心绪。

若问起布莱尔的未婚女子，她们对生活还感到什么不满的话，那就是她们希望马上结婚，能造一个温暖的小窝。不但在情感上有安适的寄托，同时还继续保持相当的个人自由，放心享受天堂般的生活。之后，她们真的嫁人了，在社区里过了五年、十年乃至十五年人人称羨的舒坦日子，可就在这时，她们开始发现生活里欠缺了一些什么——事实上她们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欠缺的是什么。

从此，她们开始迷失在毫无目的的约会、聚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与周末旅行之中。为了让自己不再去深究生活中到底有了什么缺憾，她们喝烈性酒，吃安眠药，甚至服用镇静剂或去寻求性刺激。就这样，毫无变化的日子仍然持续着，让生命在虚无和空洞之中消逝去。

九点过五分钟，那辆大旅游客车经过布莱尔最具风景特色的街段，它沿着日落大道驶向海岸，凯琳站在自家洋房前的柏油路上，向坐在旅游客车上四岁的女儿黛瑞挥手，那客车每天定时经过这里接她女儿到西林区的托儿所去。

送走女儿后，她穿过稀疏的树林，走进自己家的前厅，心中对这漫长的一天充满怨艾之情。随后，她在厨房里为自己冲了一杯不加糖的咖啡，拿到白色的餐桌上。她喝了一口暖热的咖啡，点燃每天早上必吸的第一支香烟。然后，她打开电话本。本里面夹了两张纸，一张是莉丝太太打好的十来个妇女会会员的名单和她们的电话号码，上面的每一个人都是凯琳的邻居或朋友。

昨天当莉丝把名单留给她的時候，凯琳就对这个老太太的要求感到无可奈何。莉丝年近六十，灰白的头发，每周都有专人替她整理好几次，但看上去仍象一头锡箔做的假发。她个子不高，说起话来叨叨不休，自从她的儿女都成家之后，为了保住妇女会会长的职位，她放弃了一切，现在妇女会已成她生命的一部分。

莉丝想尽办法要凯琳接受那份名单，而凯琳则一个劲儿推辞，原因是她已经几个月没有出席过会议了。“荒谬！”莉丝尖锐刺耳地喊道，“这是公事你必须办！这样对你有好处。凯琳，我不希望你像修女一样隐居，这样不健康。就算你不喜欢出门会朋友，至少也该打个电话互相聊聊。”

凯琳不想告诉莉丝或任何人，并不是丈夫柏顿的去世才使得她厌世，而是另有缘故。

忽然间，莉丝又滔滔不绝地说开了，这次的语调显然要比刚才柔和许多。“相信我，凯琳。我们都知道你遭遇到痛苦，可是你若不自重便没人能帮助你。你年轻漂亮，还有个

可爱的女儿，你的人生道路还很长，所以你一定得好好活下去。当然，我也可以叫别人打这些电话，可是我们更需要你。我的意思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团体，你到底是我們当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凯琳什么也听不进去，她一心只想推掉这烦人的差事。莉丝显然觉察出她什么也没听进去，于是又向她解释了一遍。凯琳毫无兴趣陪这些妇女，听一个陌生男人讲述美国妇女的性生活现状，虽然那是纯医学的探讨。更糟的是会后，她还得向一个陌生男人展现个人的性隐私。

这件事是疯狂荒唐的，而莉丝却对此热衷不已——“这样会使我们的社区出名，这也就是艾克曼先生安排这次聚会的原因。”凯琳发现任何推辞都是徒劳，于是她改用消极的不理会态度。

现在，她匆匆点上第二支烟，再一次面对这恼人的电话本。她打量了一下那张名单下的另一张纸，那是一张油印的文件，上面印着“请尽快送交报社发表”，最后还附上了莉丝的签名。据莉丝说，这张文件上记录着有关两天后召开会议的要害。凯琳拿起文件喃喃念道：“五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十点半，世界著名性学家，威斯康辛州雷顿大学博士兼去年度最畅销书《美国单身汉之性研究》的作者查普曼博士，将为布莱尔妇女会的全体会员演讲。会上查普曼博士将阐述他长期研究已婚女性生活的目的与用意。和他同来的助手和研究员有赫斯博士、凯士先生、保罗先生，他们将在会后两个星期内会见并访问妇女会的全体会员。

在过去的十四个月中，查普曼博士和他的研究小组走遍了美国大陆，访问了上千位已婚妇女。她们代表各个阶层，所受的教育也各不相同，年龄范围很广，宗教信仰与经济状

况都不一样。查普曼博士表示，布莱尔妇女会是他这次全美性问题研究旅行的最后一站，结束这里的访问之后，明年他就要发表这份报告。“这次演讲的主要目的是，”查普曼先生说：“公开长久以来人们所不敢谈论的美国妇女性生活的方式。凭借统计数字与科学方式，我们要揭开人类生活最隐秘的一部分。并希望下一代的美国妇女能从这份报告中有所获益。”

布莱尔妇女会会长莉丝夫人已致电欢迎查普曼博士，并且向他保证出席率将达百分之百。会后的访问将由会员个人自行决定接受与否，但莉丝保证，该会会员在亲耳聆听过查普曼博士的演讲后，肯定不会拒绝为科学效力的机会。

看着这份新闻稿，凯琳的心中不禁一阵厌恶，这个查普曼博士究竟犯了哪一种窥视病？

她和每个人一样，都久闻其鼎鼎大名。他上一本书中的煽情色彩极浓，她所认识的每一个女人都急切地读过了那本书，而凯琳却连借都懒得去借。而他所谓的长期研究，则为期刊和报纸增加了不少话题，并使他的照片不时被登在杂志的封面上。她想，总有一天，他会像二十年代的库埃医生（译注：法国著名心理学家），成为这个年代的有代表性的人物。

可是，凯琳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正当年富力强的饱学之士，要把全部心力投入在调查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性秘密中？她总觉得所谓“科学贡献”掩饰着一种不健康的狂热情绪，更可能是以此作为哗众取宠的手段。

也许这样去想未免太苛刻了，凯琳想到，也许毛病正出在自己身上，是不是自己已经变得太拘谨古板了？然而，她仍然坚信，一个女人的性功能是她自己的事，而且只属于她

个人，其中的奥秘除了自己不能为外人所道，即使对她的配偶或医生也是如此。

她为这件不大体面，却又必须去做的事皱起眉头，随手把烟按灭。将名单重新拿到面前，她拿起电话，首先拨了白淑娜的电话。

白淑娜是位积极进取的女性，凡事总爱刨根问底。任何含糊其辞、支支吾吾的回答都很难将她轻易打发。她那双棕色的大眼睛，睥睨探索着这个世界，似乎想把天下事都弄个一清二楚。

这时她正一手按着打字机键盘，一手握住电话筒，不断地向凯琳询问查普曼博士到布莱尔来访问的事。

“真的，淑娜！”凯琳加重语气说：“我真的不知道查普曼博士为何要挑我们这儿作为他调查的终点站！目前我所知道的，也不过仅限于这份新闻稿上的资料。”

“那么你就一五一十的念给我听吧，”白淑娜说：“我得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弄明白才成。”

白淑娜听得到凯琳手上的纸窸窣作响，她闭上双眼凝神倾听。等凯琳读完之后，白淑娜才睁开眼睛。“我认为，”她对着话筒说：“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怜的查普曼博士，这回他可要大失所望了。”

“为什么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还能从这群冷血的小母鸡身上挖到些什么呢？我想象得出他会问汉德丽最喜欢什么姿势，我跟你打赌，她会回答，做艺术品商人的妻子最好。”

“我并不认为我们和别处的女人有何不同。”

“也许是这样吧！”白淑娜以狐疑的口吻说。

“我可以告诉莉丝说你肯定能出席吗？”

“当然，我才不愿错失这个良机。”

挂掉电话后，白淑娜很后悔自己又像往常一样惹火了凯琳。唉！这真糟糕。因为她向来敬重凯琳，极想获得她的友谊。在布莱尔的妇女圈中，白淑娜觉得只有凯琳的聪明才智能与自己相提并论。凯琳有一种让人捉摸不定的气质，这种气质可以使一个平凡的女子变得别具风韵，这种上流社会教养的沉着就是一种高尚格调，而这种格调又因为她的财富更添风采。大家都知道凯琳由父亲那儿得到一份可观的遗产，因此经济能得以独立，也无须外出工作。在白淑娜为《家庭生活》杂志所撰写的稿件中，有一个每月人物专访栏目，她上次写的人物就是以凯琳为模特。白淑娜私下暗羨凯琳那出众的美貌。凯琳有一头乌黑光亮的秀发，那双碧眼撩人心思，鼻子小巧挺立，红唇娇艳欲滴。那颀长而挺直的身材，带着男孩的帅气和动人的典雅。

白淑娜把转椅推回到打字机前，在书房那面墙上的镜中瞥见自己的影子。她默默地下决心要重新认真节食，她凝视镜中人，心中明白不论怎样下功夫，到头来也毫无希望。当然她并不敢奢望要像凯琳那样，毕竟自己体型高大，从脸颊、肩膀到臀部的骨架都很大，体重也总是在六十公斤左右。对一位年龄已经四十一岁的母亲而言，她实在已经驻颜有术，目前还看不出丝毫老态，她仍然对自己那双玉手和曲线玲珑的小腿相当自负。一想到身为母亲，她就不禁提醒自己，本周末该给儿子写信了。

她重新开始打起字来。反正到飞机场接费伯特和他夫人爱玛之前还有一小时时间。平心而论，费伯特并非她心目中最理想的出版家，他的粗俗无礼会使人望而却步。而且他对《家庭生活》的立场，也是商业利益重于文学价值，这有时真让

人沮丧无奈。但是他却独具慧眼，在众多的自由作家中，挑上了白淑娜，提拔她为这份畅销全国的家庭杂志驻西部分处的编辑。

如今她已完成大纲，把稿子由打字机中抽出来，开始修改。纲目列得条理分明，主要是为了迎合费伯特的财务预算，并使自己的工作环境得到改善。内容包括了上半年的活动计划，特别强调以最少的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并建议费伯特授予她更宽的权限，配合少许额外的经费，这样或许可以吸收潜在的广告客户。

“亲爱的！”这是丈夫洛德的声音。

白淑娜抬起头来，看到洛德正端着托盘，探头进来。托盘上放着鸡蛋、沙司和咖啡。他说：“你最好吃点东西，免得又头痛了。”

洛德把餐盘放在她面前的书桌上，并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白淑娜心不在焉地看着他。结婚多年，每天早晨都是由他准备早餐。尽管家中雇有女仆，但他仍然乐此不疲，那样子好像故意要人欠他的情似的。洛德是个大个子，但脾气却十分温顺，说起话来也是结结巴巴。他的面孔削瘦，脸色灰白，比白淑娜小两岁。他看上去像个会计，事实上那也正是他的老本行。

他在白淑娜对面的皮椅上坐下。“你是不是该换衣服了？”

“我已化了妆，衣服也穿好了，待会儿套条裙子就行了。”

“他们要在这里待多久？”

“我想大概是两星期，他们还要去夏威夷。”

“这才是一个人该过的日子。”他吸了一口咖啡。“如

果今天贝瑞这笔生意谈成的话，明年我们也去夏威夷。”

白淑娜神情恍惚，只是心不在焉地问一声：“谁是贝特？”

“是贝瑞。”洛德腼腆地重复了一遍。“贝瑞是平价药房的老板，光在本地区就有十家分店。这对我可是笔大生意。以前我在老公司时，和他见过几次面。”

白淑娜还记得，老公司就是比华利山的凯勒公司。这是一家窝满了一大批小会计的公司。洛德大学毕业后就在那里供职。三个月前，他在一种并非他自己所情愿的独立冲动下走出公司自闯天下。他带走了两个小客户，但是白淑娜对此冷眼旁观，因为这些日子其实一直是由她在付账单。

“我的确需要些好运气。”洛德惶恐地说：“我五点与他在城里见面，今晚恐怕得晚点回家。”

“洛德，别这样好吗？你明知今晚我们要请费伯特夫妇去潘尼若餐厅吃饭，你得准时回家。”

“噢！我会这样。但是贝瑞先生是个大人物，他要说起话来，我也不能打断他。这回事关紧要，成败都在此一举了。”

“费伯特更重要，反正你得准时给我回来。”

洛德不再争论，只起身慢慢把茶杯碟子放回托盘，打算送回厨房，白淑娜再度埋头于她的稿件，他走到门口又迟疑地站住。“白淑娜。”

“什么事？”她正把稿子上“有害”这个词删掉，改写成“伤害”。

“我希望你能到我的办公室去一趟，我的办公用品都还没选，我一直在等你。”

“我会尽早去一趟的。”她不耐烦地说。然后又带着盈